



津

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

河海文化汇天津(四)

河海两鲜天津卫

万鲁建



海南部北上,洄游到渤海湾觅食、产卵。津门叫“河口黄花鱼”,腹鳞金黄,肉质雪白细嫩,曾是供奉朝廷的贡品。周宝善《津门竹枝词》说:“贡府头纲重价留,大沽三月置星邮,白花不似黄花好,腮下分明莫误求。”不过这鱼也就半个月的光景,雷声一过,也随春而去,比晃虾还不等。津菜中以黄花鱼为主料的菜品不下五六十种。常见吃法有干炸黄花鱼、干烧黄花鱼、红烧黄花鱼、糟蒸花鱼、酱汁黄花鱼、软熘黄鱼宙、醋熘黄鱼、什锦鱼米等。

天津人还爱“烙饼干煎刀鱼”,这刀鱼产自卫河,而非海里的刀鱼,肉细刺软,尾部微圆,煎出来焦香四溢。到了十冬腊月,银鱼紫蟹火锅登场,这是天津卫一年里最隆重的美食享受。银鱼产在三岔河口,通体透明如玉。清人崔旭写诗称赞道:“一湾卫水好家居,出网冰鲜玉不如。正是雪寒霜冻候,晶盘新味荐银鱼。”霜冻之后才能网得,入冬后围炉小聚,银鱼是席上的头牌。20世纪初,春节前的天津桥头、岸边,小贩用小蒲团盛着银鱼卖,不论斤,只论“对儿”——公鱼红脖,母鱼有子,蒲团底衬菜叶,白绿分明,干净喜人。宴席上按人头上银鱼,一人一条,跟对虾一样的规格,可见其珍贵。最讲究的吃法是炸银鱼,不腥,带一股清香,老天津人叫“黄瓜条味儿的银鱼”。

紫蟹更是一绝。个头只有核桃大小,揭开活盖,蟹黄呈肝紫色,煮熟变橘红,满盖满黄。早年小康人家过冬,支起火锅,先把鸡鸭汤烧开,放肉片、鸡丝、海参、口蘑、玉兰片、细粉条、白菜、菠菜,汤滚后再下银鱼段和紫蟹块。锅里翻滚着,香气直往鼻子里钻,闻一下就走不动道。可惜好景不长,民国以后海河裁弯取直,金钟河改道,三岔河口生态改变,银鱼几乎绝迹。1926年冯问田曾写诗感叹:“望海巍然百尺楼,金钟已改旧时流。三岔河口名仍在,不识银鱼上水不。”一句“不识银鱼上水不”,道尽了天津人对失去银鱼的心疼。

说完鱼,再说虾。天津盛产各类虾,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就说过:“不问丁虾与线虾,虹沙对对已堪夸。渔翁陪客新捞得,换与沽西卖酒家。”汪沅诗里也曾写到对虾:“沙虹作对大盈尺,沙水初平捞满帘。”一个“盈尺”,可见当年对虾之肥。因此,天津人的吃虾方法自然多种多样。煎烹大虾是基本功,两吃、三吃是看家本领,花样繁多,有盘龙大虾、荷包牡丹大虾、翠带凤尾虾、琵琶大虾,还有番茄虾球、米砂虾球、炸板虾、菊花大虾;打成虾茸,还能做太极虾饼、余虾腐、炒虾线。天津人还爱吃小虾,红色的叫金钩,白色的叫银米,《丙寅天津竹枝词》里说:“金钩罢卖来银米,才过黄花又白条。”一年四季,虾不断档。

再说蟹。天津靠河临海,四季有蟹。春天二三月,渤海湾的梭子蟹就上桌了,个个体肥,肉厚子满。蒋诗写得好:“津门三月便持螯,海蟹登盘兴尽豪。”到了秋天,河蟹从苇塘泊洼里爬出来,天津人讲“七尖八团”——七月雄蟹满腔油脂,八月雌蟹蟹黄顶盖,都是最肥的时候。《天津卫志》记载:“蟹,秋间肥美,味甲天下。”《天津卫志》卷二记载津门谚语称:“天津螃蟹,镇江酒,谓美而多也。”崔旭说得更直白:“春秋贩卖至京都,紫蟹团脐出直沽。”当年北京城卖的蟹,大多是从天津贩过去的。天津还腌醉蟹,小个的用酒或盐腌了留着慢慢吃,虽不如活蟹鲜,但佐餐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天津菜还与大运河息息相关。“贴饽饽熬鱼”就是运河船家菜的底子,吃的时候,鱼不刮鳞、不开膛,从河里打上来趁鲜清煮,吃的就是那个“鲜”字。因此出现一句与此相关的歇后语“贴饽饽熬小鱼——锅收(熟)”。天津的“八大碗”“八大碟”最初也是鲁菜底子,后来加了河海两鲜,才有了自己的味道。煎饼馃子源于山东煎饼卷菜,杨村糕干源于南方云片糕,浙江杜氏沿运河北上,定居杨村,一做就是几百年。南北风味在天津碰撞交融,最后都变成了天津味。

“吃尽穿绝天津卫”。天津人爱吃、会吃、嘴上的讲究,就是日子的讲究。一条鱼从头吃到尾,一只虾变出十几种花样,一锅银鱼紫蟹火锅煮的是几代人的记忆。河海两鲜养出来的,不只是好胃口,更是天津人热爱生活、精打细算、绝不凑合的那股劲头。

题图一为20世纪20年代天津金汤桥畔的打鱼人。

题图二为天津银鱼。



沽上丛话

古树不忙

王太生



古树长得慌不慌不忙,是说我见过的那些树,它们的生长姿态与伸展模样。

那一对银杏,六百多岁,是老爷爷和老奶奶,明代就有了,如今还是老样子。

说它们不慌不忙,是因为我在上幼儿园时就看见过。6岁时,我还是一个混沌未开的孩子,坐在教室小板凳上,稚眼看世界,看见门外不远处有这两棵巨大的银杏树。几十年过去了,古树的大小、高低、繁茂程度,好像和从前一样,没有察觉它们有什么变化。

是啊,它们天生一副慢性子,长得慌不慌不忙。如果大树有眼,它一定看过前世的风雨,今世的尘烟,一些人来到这个世界,又有一些人离开;看过从前住在绿荫里的人家,看过柴米油盐的生活。现在房子拆了,人都搬走了,树下变成一块空地,清风游来荡去,古树还在那里。

那天,我从附近经过,特地绕道去看它们。两棵古树,大象无形,天地无声,的确长得紧不慢慢,六百多年一以贯之。

查阅相关资料,了解到这树的生长速度:新栽的银杏幼苗,一年蹿高一米以上;十年之后,生长速度逐渐放缓;及至三十年左右,年增高度可能仅几厘米……那么五十年、一百年、三百年、六百年呢?它们不是不长,而是慢慢长。

古木显沧桑,它们在时间的长河里见识太多,见过花开、叶落;烈日、暴雨;见过贫穷、富贵;冷眼、笑脸;见过新生、衰老……所以,它们不疾不徐,按照自己的生命节奏生长。

还有一株古银杏,独自站在一家医院的空地上,枝繁叶茂。每天傍晚有成群的麻雀,一趟趟飞来,栖息在枝梢上过夜。黄昏时,叽叽喳喳,一擦黑,便便旗鼓,不再发声。有天夜间,下了一场大雨,雨点将叶子哗哗作响,古树处变不惊。

倒是鸟雀们惊慌得不知所措,一夜之间,树下掉落不少。估计是翅膀被雨水淋湿,身体重量增加,伶仃小脚站不稳,从树枝上跌落;也有被冷雨浇透,冷得直打哆嗦,高处摔下来的;或

大召寺前

雷雨



2026年春节前夕,偶有机缘,我踏上蒙古高原,来到了草原名城呼和浩特。

那时年关将至,深冬的塞北全无暖意,处处皆是未融的残雪,室内外温差之大,出人意料。白雪或薄覆于街巷檐角,或浅积在路旁草地,素白的雪色衬着苍茫的大地,天高云淡,勾勒出这座北疆名城独有的硬朗轮廓。凛冽的寒风自高原呼啸而来,干冷刺骨,吹得街巷了几分喧嚣,似乎整座城都沉浸在一

片清寂的寒意里,尽显冬日的苍凉与辽阔。

公务间隙,随意漫步,前往大召寺。当地人多称大召,透着随意、家常与亲切。也许是天寒岁暮,又或是临近年关,庙宇内外游人寥寥,格外寂静。这里没有中原寺院常年缭绕的香火、熙攘的人声,也无江南古寺衬着流水的温婉喧闹,四下里安静至极,庙里的喇嘛,壮实敦厚,脸色红润,目光清静,静默无语,唯有寒风掠过殿宇檐角的轻响,更显古刹的清幽肃穆。静静凝望这座古寺,才发现它与中原、江南的庙宇风格颇为不同,浓郁的藏式建筑特色扑面而来,处处带着一种特别的宗教气韵。厚重敦实的赭红墙体,庄严雄浑的殿宇形制,鎏金法轮、宝瓶与白塔、经幢相映而立,没有飞檐翘角的柔美婉约,反倒尽显

做人要“三不欺”

陈鲁民



拾柴篇

北宋《闻见录》记:庆历六年,新科状元贾黯拜会范仲淹,向他请教做人为官之道,范公沉吟片刻,简而言之:“君不忧不显,唯‘不欺’二字可终身行之。”贾黯谨记此言,终身践行“不欺”,政绩不俗,官声甚佳。他常对人说:“吾得于范文正者,平生用之不尽也。”

“不欺”,虽只有简单二字,但底蕴厚重,内涵丰富,是人生至训,立身精要,我以为主要可包括三个方面:不自欺、不欺时、不欺事。

不自欺,是要保持内心的清醒与睿智。人最容易欺骗的是自己,人常说自欺欺人。有些人,面对自身过失,往往选择视而不见、自我辩解,自我安慰;面对落后现状,不知反思,不求进取,还自我感觉良好;面对自己的短板,不思补救,抱残守缺,安于现状。凡此种种,皆是自欺。自欺如同蒙眼行路,掩耳盗铃,早晚要摔跟头。真正的智者,敢于直面自己的失误与不足,不掩饰错误,不回避短板,不忌讳“病情”,以率真面对自我,以坦诚定位自己,认清本心,脚踏实地,在自我审视、反省中不断成长,守住内心的澄明。

不欺时,就是不辜负岁月、不浪费当下、不轻掷每一寸光阴。时,即时间、时光、时机。钱七虎院士,就是不欺时的一个典范。他勤奋工作六十余年,“不教一日闲过”,牺牲休息娱乐、割舍亲友陪伴、殚精竭虑,与时间赛跑,在防护工程领域填补多项国内空白。这种分秒必争、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,诠释了一名科学家“为国铸盾、终身无悔”的赤子情怀。无数事实表明,惜时者方能梦想成真,欺时者终留人生遗憾。岁月公平,时不我待,你虚度时光,时光便辜负你;你善待当下,前路自有馈赠。因而,人生的重要智慧,就是不欺流年,不负时光。

“不欺事”,就是谋事科学,干事认真,做事负责。人做事的最高境界,是想干事,能干事,干成事。范仲淹在《告诸子及弟侄》里说:“汝守官处小心,不得欺事。”冯玉祥也说过:“对人以诚信,人不欺我;对事以诚信,事无不成。”要做到不欺事,不论大事小事,都要不轻慢、不糊弄、不敷衍,全力做好,力求尽善尽美。不论是平凡岗位,还是重要职务,不论是“冷板凳”还是“热板凳”,都要以认真之心做事,以负责之心干事,以勤勉之心成事。敦煌守护者樊锦诗,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,农业科学家赵亚夫,医学专家钟南山,还有那些大国工匠,道德楷模,都是不欺事、干成事的楷模。不欺事,也是对职业道德的敬畏,对历史使命的担当,用自身的奋斗和贡献,为世间增添一份财富与安全。

人生在世,千头万绪,起起落落,所思所求聚焦一点,就是有所作为、不虚时光、务实笃行,建功立业。以真诚态度待己,不自欺以正心;以惜时态度处世,不欺时以立身;以尽责标准做事,不欺事以行远。“三不欺”,层层递进、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。一个人,做到了“三不欺”,就守住了为人处世的底线,有了建功立业的根基,方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,不负青春,不负韶华。

者是被大雨阵势吓着了,翅膀扑棱,勾不住树枝,从叶隙间滑到地上……小鸟们乱了阵脚。

菜场附近的国槐,也不慌不忙。这棵树从前长在一条幽深的巷子里,房子拆了,它就突破重围,站在空地上。时间掏空了树干,叶子依然青绿。旁边有棵杂树,才三四年的光景,乱枝和叶片,比古树还丰沛。偶尔经过的人,还以为杂树是古树,国槐是新植的。可是走近了才看清,枝干铁一样黝黑。敦实的古树,一直是生长着的,只是不着急,性情缓慢。

老公园里,一株紫薇、一株龙柏,也度过近百年的光阴,这些年一直看它们,总是慢条斯理。

紫薇不慌,在夏天开花,挂一簇簇让人眼前一亮的团花;龙柏不忙,于冬天的第一场寒流中,披一身雪霜。

古树们不慌不忙,它们活得很好,高大、茂盛、丰饶、盛开、承托,活成一棵树该有的样子。

我去扬州北边的运河古镇,在一座古建筑旁边,见到一棵甘棠树,树龄750年左右。这棵树为谁人所栽并不重要,关键是它在此扎根的时间这么漫长。我仰面看古树时,正是暮春,枝干一身青绿,树也仿佛在看我。

许多人曾经在这树下逗留,然后就走了,如我一样,身影消失于悠长的街巷。运河边的古镇,流水汤汤,一浪赶着一浪……唯有这棵甘棠树,不慌不忙。

那个夏日的上午,我看不慌不忙的古树,华盖如绿云,嫩绿嫩绿的“翡翠云”,轻盈、飘逸。我知道,它“站”着的地下,有一张巨大的网,在向四周展开,这样才让古树,在这么漫长的时光里站稳、站牢,再回头时,见它依然沉静如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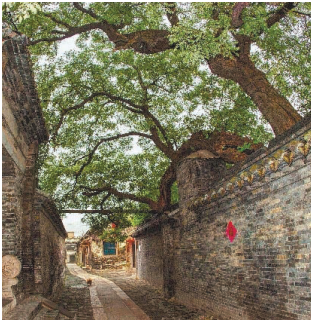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,如果像树一样,不慌不忙,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状态?

一竿一钩,不慌不忙。我去乡村拜访友人,不遇。朋友在湖荡深处的小木船上垂钓。我对朋友说,中午的下酒菜,就等你钓的鱼了。朋友坐看闲云,芦叶、清风、碧水、鸟鸣……沉浸在身心闲淡的渔乐时光。

一笔一画,不慌不忙。从前住在我隔壁的老先生,手执羊毫,在一张宣纸上抄写,一个字一个字,娟秀、工整,写得安静、认真。老先生写字时,腰板端正,目不斜视,手腕运力,呼吸均匀。

曾经,我的生活有过忙乱。如今想起来,早该学一学古树的慌不慌不忙。

古树不慌不忙,你又着急什么?



宣府等沿边诸地,共11处。明朝与俺答汗封贡互市关系的建立,是蒙汉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,“封贡”加强了蒙古各部与明朝的政治关系,“互市”发展了蒙汉两族之间的经济交流。封贡互市取代了以前长年不断的军事征战。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曾说过:“今封贡互市皆已竣事,三陟晏然,曾无一矢之警,境土免于蹂践,生民免于虐刘……”“边氓耕戈而荷锄,关城熄烽而安枕。此自古稀有之事,而今有之。”边内汉民于互市“行之未及三载,今见各城堡,马牛遍野,已足骑耕”。明朝“自是边境休息,东起延永,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,军民乐业,不用兵革”。明朝北部“边疆水陆屯边,悉垦治如内地”,遂有“九边生齿日繁,守备日固,田野日辟,商贾日通,边民始知有生之乐”的和平局面和“官民城堡,次第兴修,客饷日积于仓廩,禾稼岁登于田野”的繁荣局面,使得“四十年无用兵之患”,有了“自辛未(隆庆五年)以来,民老死不识兵革,农狎于野,穡人成功保聚和”自是边鄙安、蓟、宣以抵甘、固,烟火万里,六十年边氓生息,遂长不识金革”的太平景象。这是自古以来我国北方地区少有的安定局面。

俺答汗跳出了过往非战即和的执念。他远赴青海,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带到蒙古草原,凝聚人心;他修建大召,以寺兴城,让散落的游牧部落逐渐定居,开启了归化城的繁华篇章。他促成的隆庆和议,终结了长城南北数十年的战乱,换来了北疆安宁,农牧交融,边民得以安居乐业。

残雪依旧,寒风未歇,大召寺静默无言,俺答汗的塑像寒风中岿然不动。站在这方塞北的苍茫大地之上,眼前是独具风情的古刹,心中是长城南北千年的文明交融与和战往事。这位汗王以远见卓识,在农牧文明的博弈中寻得了和平共生的道路,筑城、兴教、睦邻、安边,留下了泽被北疆的历史功绩。

冬日的清寒与古寺的厚重交融,历史的沧桑与眼前的景致交织,这一刻,呼和浩特的残雪、寒风、古寺、塑像,早已汇成一段厚重的边塞记忆,在岁月里静静流淌,诉说着往日的风云变迁。

七夕,古称乞巧节,自古就有女孩对月穿针、投针验巧的习俗。这个节日,似乎天生是属于女子的,仿佛与男孩无关。我年轻时也这样以为,甚至从未想过要向哪位神灵祈求什么“巧”。然而人生有时就是这样不可思议:你没有刻意去“乞”,命中的“巧”却接二连三地撞上门来,躲都躲不开。更巧的是,这些“巧”无一例外,都与七夕有关。

我人生里的第一个“巧”,发生在1982年的8月25日。那年,我刚从师范毕业,分配到老家镇上教书,暑假里参加青年教师的集中培训。报到那天,我顺着花名册一张张看过去,忽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眼帘,竟是我初三时的同班同学。抬起头,她也正好望过来,愣了一瞬,随即笑了,那笑容还是旧时模样,淳朴里带着暖意。说实话,此前同事们热心牵线,见过几位姑娘,客客气气地聊过,最终都没了下文。说缘分未到也可以,说心里缺了那么一点儿悸动也可以。可那天,就在那个普普通通的培训教室里,看着她利落地擦桌子、摆讲义,满脸的热情与质朴,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。

培训间隙,我们坐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下,聊初三时谁抄谁的作业,聊当年那个总爱敲黑板的数学老师,也聊初登讲台的紧张与兴奋。谈起学生时,她眉飞色舞,说到困难时也不抱怨,只是笑着说“慢慢来”。

经过无数个夏日黄昏,两个年轻人的话越说越密,像溪水汇入溪水,渐渐分不清彼此了。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天是七夕,后来翻日历,才恍然——原来我们的故事,是在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里悄悄开始的。

1996年8月20日,我有了第二个“巧”。那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七夕节。日子过得清苦,两个人每月工资加起来不过几百元,除去正常生活开支,就所剩无几了。妻子是个爽快人,但从不会伸手要什么。七夕节前她笑着逗我:“哎,七夕了,咱们咋过?”我笑笑,说给你个小惊喜。她摆摆手,没再追问。她知道我兜里那几个钢蹦儿,浪漫不起。

七夕那晚,吃完简单的晚饭,约莫八点钟,我悄悄打开了收音机,调到本地电台的点歌节目。妻子正低头叠洗好的衣裳,忽然收音机里传出主持人温润的声音:“下面,一位乡村教师想为他的妻子闫翠华女士点播一首歌,周华健的《花心》,祝她七夕快乐……”妻子的手一下子停住了,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。那首歌旋律轻快,歌词却深情:“花的心藏在蕊中,空把花期都错过……”她没说话,只是把叠了一半的衣裳放下,走过来挨着我坐下。那个晚上,我们就那样肩并肩,感受着收音机里传来的缕缕温馨,满屋子都是普通而又珍贵的幸福。

从那以后,每一个七夕,我都想方设法“折腾”一点小名堂。有时是清早去田野里采一把沾着露水的野花,用草茎扎紧了,插在搪瓷缸里;有时是用彩色卡纸剪剪贴贴,做一张歪歪扭扭却写满字的贺卡;有时是把她念叨了许久的一本书、一支发卡悄悄买回来。花不了几个钱,有些甚至分文不花,但每次看到她眼角漾开的皱纹,我就知道,幸福这东西,有时跟银子多少没关系,跟用了多少心却有天大的关系。

今又七夕,我们已步入知命之年。鬓角的白发藏不住了,眼角的皱纹也愈见清晰。妻子傍晚散步时漫不经心地问:“今年还折腾不?”我报嘴笑笑,摇摇头说还没想好。其实心里那个小小的计划早就悄悄萌芽了,但暂时还不能说——这份“巧”,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,要等到七夕的月亮升起来,才能见个分晓。

满庭芳